藥地炮莊

刪翰要行

春浮行者

蕭伯升較

憫錢齋指。與僧說金剛。以為而樂其生乎。定則以未嘗生。未嘗死之理。而繇其生還生。死還死之事也。謂非以世間美不過飲後飯不可不有然究竟各忘其戰。畫傳前予曰。善

藥地炮莊卷之六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

欲予爲惡則恐不可爲。欲予爲善則我不爲惡。莊生此語。失上加尖。聖人自有活身活人之至哉。其知美食不中飽人喫何。陰符經曰至樂性餘。二字妙。不足則相愛。有餘則相忘。可與此觀活身活人間參。
蘅峰曰。大海無魚。大地無草。大寶無標。大德無道。予作麼生會。學記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

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音阬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

俗不教大時不免于作麼生會君皆見莊子佛法中一個無字便偸作護身符苦哉苦哉。纂大錢言閒居得友泉石枕籍之樂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李黃籍花馬遊朝形影俱識之平學光愆發鼓偉韻樂窩曰世人爲樂子靜巧不知讀書鼓樂之樂常可保何必更覓生人談道德耶嚮寵改日榮辱之上

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淸。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蹄頂。造逍。證證經經。同。職職各有所主也。

舊義曰必提官貴壽善四字作案。何耶。古人就所樂以鼓之。又就所懼以覺之。故攻苦以發憤忘憂。此一出入機也。造奔以圖塞得通。亦一出入機也。

苟忘強偏缺家隨之一身流行自行貫無為者求可恃揮歇耄曰不幸力豐材賠亦且迫逐何暇從事寂寥哉雖然有嘗一也安知今所從事非忝之尤哉事圖有逆施而後稷者勤之所以息也叛休那曰明希適性此籲狂堯舜得趣之上人生那得如此切忌後想李之春日日月運行天地月不得閒而閒者人

末流遂以大悟無道作狡獪矣。曾知大道無悟乎

路史曰。爲者敗之。而無爲之說。爲患不淺。二程所憂先奢閑不堪。後放蕩不堪者也。莊曰。人孰得無爲哉。擧艸驚毙耳。須知正謂消遣。各是一例。

一卷曰佛始言求眞常眞樂眞我眞淨。繼言無常無樂無我無淨。究言常樂我淨。何、爲三、番乎、接人先因所近而容其入門。已覓所執而奪之。于是更化而歸一塗。則至樂矣。本體不落哀樂。卽在時哀時樂之中。節中。其如匿道敗機自誤何。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

所易得者棄地曰引得水嵜靈上俟然崇在山中。孫神仲曰。求能忘情。故欲以遣之。夏君意曰。歸人好雜家功名。莊子一生蹤迹。必是鼓老婆這殺不過。方得脫然不覺乎舞足蹈。者此書必在鼓盆之後。用此一剎芒俑。正好我天用命。若住在涅槃爲樂。乃是借鬼扶針。

曰。與人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噭噭(音叫)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杖云前莊子說善惡因果之法。以勸世俗之不善生者。此又說剖開夕死之道。以勸世智之不奮死者。其爲亾妻超薦乎。寔已超薦千古之無主孤魂

柳生左肘。謔甚妙甚。了固夢松生腹。又何惡焉曲柳而挑之。且請蝴蝶圓夢。杖人題觀化居曰。觀化者何人化何以及我。觀一影忽逢。梨氷毬一天火。

矣。若人且偃然寢于巨室。此以涅槃爲頻婆果乎。

非執斷滅靈性者比。亦非討狗竊神我者比也

支離叔與滑音骨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状云。冥伯之丘。言陰幽也。黃帝休焉。正以靜爲根柢。又妙是俄而柳生滑介之肘。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天地人物。化爲一葉久矣。

无稽作哀丘潦李華弔古戰場袁山松道上行積巖淺壓下㬵尼寒溪郭生作挽歌李安吹笛雀南飛雖非馬援敲髑髏乎妙在莊子不信一句。係道他如何髑髏。

李蓋自曰。隨人魚肉。隨天附應。惟有佛法有旅。始悟佛說法。皆萬不得已無可奈何。而自寬自解。并解諸眾生也。笑曰。一場樂懸。

莊子之楚。見空髑音獨髏音婁髐音梟然有形。撽苦吊反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音縱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

吳觀我曰、忘廬忘念方名大、大後得成慧命。是若道滌囿蘢齋、龍君臣都盡、有何王。

李盧子曰、仲山既以未知生焉知死、答子路矣、又呼之曰、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此老婆心正恐人深墮墜類。

子。閭里知識、子其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郭云、舊說莊子樂死惡生。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耶。此莊子之旨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也。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

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音迓)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盃。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音攸)鯈(音由)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音猝)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

杖云子書不經，惟不經所以為了義。此中來別有一種不可解處，是彼之妙解也。閒辟悟道見色明心。鞋世音將發貫胡說放下手。卻是饅頭

拜山亞侯同香壁題云天恩酹

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理音但水沙濆也。條達言理而達也。

正曰。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各中其節而已。條達福持，自無鹵莽刻薄之禍。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㡭。即繼郭景純曰此下有繼為鼃三字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鼃音蛙生於陵屯則為陵舄，舄音夕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都括反鴝掇千

花鳥鍾伯敬賞之因論此段入機迥入與物同體之無感與聯空心打豹則走打案不走情與無情郎何得一體爲君士無語思揖日久竹生青寧天風醉花鳥，樂世間王焉錢劉元白之對求太熟矣安得不珍重老村父之杜亦厭矣必取李賀盛全長吉韓愈夫父之癡符乎爽蠹蠹齒嘗也蓋子亦內

日爲鳥，其名爲乾（音干）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軦一作軦）生乎九猷。瞀（音茂）芮生乎腐蠸。（蠸音灌）羊奚比乎不箰。（箰音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自蹤化而言麼率如絲。其名爲蠿，蓋水苔錢生。河中先有此麼，其在水土相支之際，不得土氣。故爲體質，名鼃蠙之衣，即水舃也。生于水爲舃，詩所謂賈也。鼃與蚌保其下，舃生于陵也，則爲陵舃，詩所謂芣苢也。陵舃得鬱棲糞壤而化爲烏足，或云墨艸，其根化蠐螬，而葉化胡蝶。胥，相也。蝶蛹又相化而爲虫也。蓋艸化爲虫，質多蠕弱。又生野竹之下者，得火之氣，化而爲虫，无皮无殼，其狀若脫，名鴝掇。鴝掇伏土下，日化而爲鳥，名乾餘骨。乾餘骨之沫化爲斯彌，斯彌化爲食醯。食聒蝦蛛也，暮聲而聚醯者。腐軦，九猷，黃軦。腐蠸，蠸螢也。瞀芮遞逐相生。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爲一物。羊奚，艸名，根如蕪菁，比合

在風力也盈自
知羨宗與效懷
與㬋平與為虛
與筫汴一出入
機也笲芽化精
作飴糖緐碎入
確升穋杙且道
是那一機。
楚石曰門前櫻
萬苣萬首生大
箲火筋附連花
遲花枯木。而忽
失欄落地。撥去
無數芝蘇爪閒
與玉業禍照星
一機相去多少

也。其根達于久不生笋之竹。時生青寧。青寧。竹根虫也。舊本言萬歲人曾見一虫。連竹根未變者。尸于日趙人呼豹曰猴。筆談言延州呼之。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世間自有此事。如史言長傷武陵蠻生于畜狗。元始祖胎于猴鹿之類。不可以耳目所限而斷之。悉謂其子名物。不必苦解呼豹為程。乃呼虫為程也。

子夏曰。聖人用天下之物。成天下之事。叹異物相制相合。其類多矣。易約幾曰陰符之機。聖人以陰藏之。故曰不一。其能不同。其事。是謂條達而顧持

譚峭化書曰。水易動而自淸。民易變而自不。在不逆萬物之情。自天子庶人萬族。皆可以貪而通之。惟大人之機。天地莫能見。鬼神莫能窺。夫何故。道德仁義之所爲。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

不厭其天。不忽于人精而又精。反以相天。讀透此覺不可得之墻壁聽讀得此三拜依位立之髑形空忘鄉者以無生長生。止是達生。爲山道人只各安生。理巧是達生。猶不達形神曲任生奚用長流水。世奚足爲而爲不免。三翻兩折之能移。何如一句正平。聽如何

是正平一句曰圓原囊萬大甘州枸杞心瑞龍幼璋上堂曰請方終無異說。祇教歇御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眞亦無眞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莖蔥苦口。且不可喚晝作夜。更說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附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覆栽花。波中取月

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杖曰。達生不爲物累則精全。達命不爲知累則神全。眞知物造于不形而止於無所化。則死生驚懼不入其中。而神藏于天。氣守于形。莫之傷矣。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于人。此非知巧果敢之列也。世人厭于無知。不能藏乎無端之紀。忽于有造。不能處乎不淫之度。故天德日消而命亂。人賊日起而生亡。誰能自全于終始哉。

愚曰。乾曰旁通情也。利貞者性情也。觀其感恒萃

還著得心力處

萬層改氣。焦新

便闢覺狀人親

見許孔行何言

句批曰逍聆茶

飲不堪衣人焦

曰不必奈教狀

曰龍先不可追

矣然曰所待貲

無據乎批曰饒

面不苦我何勞

裸月摘蕉櫛痕

曰大似現成語

一般批曰可煞

太解煞諸公不

領略焉焦曰元

來作家批曰也

不消費因益參

究工夫批曰幾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原不說壞情字。只以中。其本然之節而節之。以天地正大之情。節萬物之情。此聖人之情。見乎詞矣。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于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

如吃粥已饑于公案漢作甚麽參究儘咲曰快討無心來杖伱有甚麽難參不這有甚主人了不得正好向這裡參這裡下囬頭料臘論教求衆敢保鐵山倒卓。未夢見在。焦大事曰前見磧龍上堂。有個快底。今日得師一印證矣。思曰道路雖明卻誤人。遻物不慴。是素位自得之玄酒也。今人則以散

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音隙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音悟物而不慴。音折彼得全于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于天乎。聖人藏于天。故莫之能傷也。復仇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于人。民幾乎以其眞

濟艸曰。董于兪于篇曰。上探正天下辟得失。正天

于逆物爲累鬪酒矣殺樹斛受戒者日不爲酗亂是不飲戒易終飲醉爲直子曰亦不知何也卷杯畢解太和物幾人嗽口知回味。艮背行庭求累先乎。不開石百東嶽亦蜩翼乎。莊池曰兩腋謫書而咏麥彼入何定可笑今人自驗安知稱一。東坡曰。以無所得收而得則承蜩意與履猶同

豈氣數之天乎。開人之天者。以貪色爲見成而任縱矣。開天之天者。庖丁信乎依乎天理。而物物任盜位者也。不厭其天。豈有奇刻造怪之弊。不忍乎人。豈有悖倫蔑蕩之弊。

仲尼適楚。出于林中。見痀(音居)僂(音縷)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上聲)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即)橛株拘(音渠)。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物而不得。

埋未有不與如木同若也王聖俞日眞拔天美老槳歿辭操觚解牛承蜩黠鼠穆駕康伯日丈章中有黠鼠老饕學術中亦有黠鼠老饕誰則知之食蒜者蒜食黃者黃習伏氣調存乎微識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瞿謨云厥株拘斷樹也疑即擬橜拔作智按疑擬古通儀禮疑立君側疑丞是也

杖云此精一之功也累二累三至五而後猶掇之蓋其用志能分而不雜故疑神愈精足以貫彌天地萬物唯吾掇之也又如操舟者善遊數能以忘其外水之險而不傷吾之內神則形生俱輕與物同化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注解在此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音朔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

李藍子曰。沒水矜內。猶是舞行。閒翁曰。祇知有毀內外而矜中者之飛注。乍吠翁因舍忽從內本出。而矜無者之拙注乎。自自得引己貪賞三之。無貫五之太史公詩賞二黙金注則斯先一注則巧。而筆公得博三黙。出入兩寔深熱相悉中央立朱雞卞可巳兩排狠矣輕舟巳為從來舞蹈須識風雲鼓舞爾

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正日定則能遊。明則能定。平則自明。輕之則能平。空之則能輕。除之則能空。此蓋變之必至也。危微方始不能透過。層層皆是瓦注。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

蹈在捨手矣試鐵樹公雞鐵高浪中切忌顛先說過

千長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自白曰能不死于飲食衽席之除太室曰水火寒暑多積被于承貪虛務意滿必先懸乎背令天網恢恢何嘗不鞭人之後耶

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

屈曰譏意曲折忽到玄冠說彘皆奇事也撰牛卜龜之外有此

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按龔范无隱云按錡如樹高門大宗也縣薄謂縣簾于門首閭閻小戶也

郭云藏既內矣而又入之過于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過于出也柴立者無心也中央適立則不憂其後矣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寔當者也

子瞻曰君子理發心故心行而腎從之小人反是

愚曰神統精氣氣生精神而精足乃氣足而生神

故衣以祝腎末段剖戒風流又兼祝胃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音稅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女十月戒三日齊藉白茅加女肩尻乎雕俎之

遺論作者何竅

你看這一位醫王妙在診知病症不妨一頓支離使人立地擣去在異之滴曰異在林飞用史至紛者將以決異之進退制武

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苟有軒冕之尊。死得于腞直轉反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牢筴豕圈也腞楯畫楯也謂家伏有萬錫兩雜羽之文于楯上聚僂廟薄所以捲聚物者陸氏云腞楯字當作篆輴畫輴車所以藏柩聚當作篆才官反僂當作蔞力九反謂殯于菆塗蔞蔞之中也智按莊生行文意到則通用耳僂與蔞通聚僂與僂之巷婁同釜盛肉之豎器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音熙詒音怡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音畜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

人之良聰若不善用求見去其資斧

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音結）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音裴）阿鮭（音蛙）蠪（音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音逸）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說弁音莘一作峷）山有夔野有彷（音房）徨（音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丑忍反徐邈音敕監辴作囅）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于是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愚按公紹曰沈為聚也引莊子沈有漏今作履其狀如孝[illegible]日髻竈神名）

赤衣如笑女。即陰就傳莊之郭璽也。阮堅之曰竈類髻之髻結鼻。太陰雷蘇太陽戶向陽故爲之耳。僧阿培阿也。鮭蠪。即白澤所云門室精謂之傒龍也。彪曰蠪赤髮蟒蛇也。西北尤爲陰方。故曰泆陽。說文。蠪神魅也。如龍一足。國語木石之怪夔蝄蜽。孔叢子。木石之怪龍罔象。郝楚望曰。罔兩。罔象罔象方相皆一聲之轉。彷徨往來。即白澤所謂慶忌也。管子言俞兒見者霸。即委蛇也。山有夔。亦可。安知夔非傳聞兩頭會收之耶。莊子隨意安名。不必苦辯。

管見云桓公因疑而致疾。告教以妄而止。妄所載鬼名。似涉怪誕。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杖云桓公與管仲同田見鬼。仲對以臣無所見。則公獨見鬼而生病。此管仲之毒也。皇子告教又何知見此鬼者當霸。得非管仲藏此。見鬼以起桓公

愙曰今之樸錄
鬪雞鬪豫成仇

作霸之心哉此治國用兵之奇術即莊生亦未必見及此也此于達生立命善鞭其後者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矣彼岩居水飲餐如嬰兒與夫宴安鴆毒者又何知生於生死畏途而別有轉變能于先天立命與天下人造命哉

愙曰人情鬪雄即驕驕則肝發而氣上飪或以恐伏之或以喜引之此治神之醫方也有則俱有達者造名以鬼從類耳奇在有名而鬼即因之心幾自神不可思議惟聖人能知其故而不惑

紀渻音省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

若泥牛木馬總是虛憍恃氣。盡容以雞鶩之容過關猶可枯槁移虛尋音

余全人曰養生者為雞之飲啄達生者為雞之德全。勝公劉曰達生而鬬謂何不若無生暨室曰今以無生鬬者謂何

杖曰前問以有道乎。曰吾有道也。此問有道者曰亡吾無道也。變化鼓蕩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

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魏子敬瘞鬬雞銘。取其義也。因歎猛鷙之不可恃。足以補此。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

刳所出無迹究能此與梓木鐻削木鐻術只是匠心自化然出息奇入聖境引生蹊更截且說以天合天不率以私己梟在其膠處如何下口

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音臍）俱入。與汩（音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齊與臍同。左氏噬臍亦作齊。水旋入處也。汩。水湧出處也。家語亦載圜流之丈夫。對孔子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于波流。而不敢用吾私。孔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而况于人乎。

郭曰。此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天下無難

孫湛曰。故業也。愚曰。故者。則故而已矣。此三句可與易之繼善成性同參。

文王繫觀卦曰盥而不薦孚顒此正周公繫兌二曰孚乃利用禴何疑此正

梓慶削木為鐻（音據）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音齋）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音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鐻鐘鼓之柎）

左不得右不得於撓悖相慢耳今執此以鬪勝者皆乃故欲窮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

馬力敗之皆不飫者又欲盡畢終而使馬者也僅見難形而行

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韓嬰曰。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故達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音質）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平聲）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孫休蓋趙鐵峨壁扁子入水見長人無端彎弓反悟只爲羅門而詫。

吳觀我曰此是達生一篇自莫甘艸自加薑恐之法以達生而

正曰又須知不以忘屨而廢帶忘足而廢屨也曾知足屨之束帶之乃本忘乎。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于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音擯于鄉里逐于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音烏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耶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于聾盲跛蹇而比于人數亦幸矣又

以生者或爲聞外生達生而無決者或矣俟立中央而執者殺矣將此三說以驚而或人者或何如哉。孫贏子曰。將開扁子從俗人不知其釋維俗之人疑將驚則不無御笑謗門自説。

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于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耶。先生之所言非耶。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耶。先生所言是耶。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鳥止于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

瞻室曰陶杜黃栗驚耶詫耶豈堅山頭炮漆處止關說夢作痴人

載飈以車馬樂鶴以鐘鼓也又惡能無驚乎哉敎磨小兒

杜子美遣興詩曰淵明未聞道達生豈是足將謂

穉淵明耶老杜自已亦是躉門而詫淵明形贈影

詩曰我無騰化術必汝不復疑影荅形曰立善有

遺愛胡爲不自竭神釋曰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

語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

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非醉車之塵耶蘗

少蘊以爲未秪且謂蘗與杜其旨同否黃山谷曰

俗人謂杜譏陶所謂痴人前不得說夢然則蘗不

許陶毋乃自詫痴人能說夢耶

杖云肩背俱痛如大火聚使人不執夾法自求出身活路耳甘蕭生曰同此作夢猶外路傍面稍天性於詞欲得皆尚無從若各人痛癢一人知世皆拱手看拊送圖老將軍總不支那得從痛無事曰一人痛癢各人知季蕭子曰時乎乾三則惕時乎坤四則括囊乎變則斗此井嘛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于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于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優游因時而為與鳥且如鷦鷯猥莽原不挂鷃書畢余讀當據何麟被為美才招忌時勢迫人不得不尋異路乘機遊空且以消心且以弄眼云爾。廖園甸曰直疑松小雖雷實未信山低任得雲。

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惟道德之鄉乎。

濟州曰。若無臣民。君何貴焉。材固材。藏于不材。亦材也。成德達材。時乘化雨。傳倫物中。在已無居耳。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于患。吾是以憂。市

辰曰物外甚老所見歷歷指述又結聚聚根底送之以爲刻劃

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于山林伏于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刳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于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

甲申年孟冬

紆以爲仙則仙此論道德之鄉文章之妙一至于此愿曰大莫之國是何物道是何物遊者又是何物說似一物即不出崖而返矣可惜自累卻去呼憂登國閒爲博山首處一日出問語博山曰止與談第二座問

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于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有道遊于大莫之國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音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于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也賓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左傳市南有熊宜僚楚人

愚曰屈平不與上官爭州鍾會作四本論欲與嵇康便走康乃使人至此才不虛已不免見有于人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于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北宮奢衛大夫也上下之縣鼓架編鐘也彊梁多力也曲傅阿曲附已者隨之也

杖云一篇鍾賦。虛靈寂感。與時俱化。無肯專爲。非

有人并見有于人而虛已遊世。一之間無敢設也。

孰謂賦歛當有而不通乎大埜哉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

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

如此患難交遊弟子自去不勞汝譏須知鳥獸不可與同羣皆是人爲不亂行必求無責將遠害聰衛濮張勝病術害也

辰曰林回十字悠然無限感意不待辭又剔說相收之與相棄世亦遠矣吟過亞得爲少世路

死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明不處。管見曰德得明號名。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音序。鬻按。杼與栩同。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彩彩猷猷舒遲貌。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

交情更事乃見
姚康伯曰老老大大積人與俗者本棄其天屬
陳膺懸雷雨護嬰圖曰莊周以疾雷不驚爲至人然則孔子驚乎曰敬也王勃曰殘槎病兒竟解驚與兒耗耳自忘生矣雖七箸有時失飼光人間兒女心張紳曰雨風以繳圖雨以乘此畫雷以耳也林曰護嬰赤是兩意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若迅雷烈風桑生定繫在古廟中惡曰你看這樣自救不了只因臾尾計便安心急其憊在此何時有所平王螭自剖其心且嘗不論即加同時孟子遊于齊上亂相之間而首二十歲少長後也其其効不出爲下同時得遊斷海不濟衆亦進圖城而无惠以發剛剖心而反併不憩死辭宗愛莊偏類時

固不待物桑虖隱人也。林回，殷逃民。布，謂貨財也。眞，猶是其命之謂。升菴曰：眞，猶即丁寧。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音絜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大布，粗布也。緳，帶也。係履，弊而以索穿之也。憊，病也。攬，把也。蔓，挽也。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

以貧生叙夜愛雖偏尊已而激世蔑蓋之間相去食遠矣或彈絃或和節或擊氣式撫無絃琴倜亦有當于人之心最妙體道何問天人正而待之所分始卒奚用端拱還目而窺之蕭介曰昔物哀哀樂物但安坐耳世好親人世又誰作端拱還目窺入是只此陳蔡一段大破舞鼓他處重新撒腐又弄出創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音標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于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

擷裂反羿於下而羿誰能觀此三月不廷。

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于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鷾鴯。

正曰。物之爲物天也。物則。卽天則也。聖人表其性之德。而薪木以學問。亦天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

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于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夫濁水而迷淸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碧虛本作從其令今吾遊于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于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雕陵陵名也。栗山名也。運寸可

國一寸也設大也國何其食也能貫也三尺高是日以須斷然之可見

郭曰目能覩翼能逝令見利故忘之夫相為利者恒相為累有欲于物者物亦有欲之也以吾為戮以見問為戮也莊子假寓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相為利者恒相為累以吾為戮果能出意乎食傳問曾山何不自殺曰無下乎度起心只大小曾山設者僧謂彼。楞嚴曰魔但為客五陰為主主人若迷客得其便因而達之因而利之因而引之起心聚出故多隔見怒曰放手復還故處此亦有待便者否答有去來鄉亭如故求曰忘之已耳寬時為放

呂獨抱曰吹竅求免故言出世世可出乎出心而已忘之乎不可知耶不可知則本忘也入依從令而已緣則不離率則不勞此行賢不自賢之方乎

陽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

遣方情見最能
覺恥同頂進歲
小子起心曰惡
貴美雖為困逸
務不得九逆歲
小子亦未嘗其
端的好與實屬
一喝直教人進
大圖水到蕭湘

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陽子陽朱也

張四維曰驕盈矜伐人神不與虛己循理天下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江遹曰老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而驕矜生耳管見曰山木即樗櫟意又以雁不能鳴而見殺嘲世諦亦熟矣物之窮通係乎命分不以不材幸免也中間一路猶涉擬議似之而非未免乎累結以行賢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者也

嵩庵横渠張稱謂兀然消受下將厲蜀洛相遂皆士騁易知東坡中湯當時東坡見伊川欲敬日侍御令身莊嚴伊川曰學士聰明蓋世卿持直不冰炭同情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

說見之人令前虎反就忍不住者是看多君子不用存頭。此僕全段無異主。好背主人公開事作處。文殊問不二法門。維摩默然不妨放過一著。

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儻然失志

魏。土梗。土人也。考索曰。子夏之後爲田子方。之後爲莊周。莊周之後爲荀卿。荀卿之後爲李斯。

正曰。汪洋千頃。坐春風中。自然意消。

溫伯雪子適齊。舍于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日。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于齊。反舍于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

德山小參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將謂有甚奇特。只好人而歎。圓悟為表白衆德山小參不答話。便掩其口曰。只恁麽乖。去自揚聲云。祖屏後有人點之。頓悟發情實欄門云。東山有三句。道得即掛搭。有僧徑造丈室曰。我道不得。只要掛搭。表自令于明寔下安排。聰者曰。也是一歎。

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正曰。隨于人心。則禮義所自來。亦茲茲矣。

顏淵問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

劉邪生死哀哉附事交一臂而失之亦精震動矣且道吾有不忘者存知何是不忘者曰〻不記東西

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于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亾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于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

有不忘者存。睟面睨貌唐肆閒鬻馬之處而曾常存焉哉詩云中唐有甓注中唐爲庭中路漢書建章宮西有唐中數十里張衡西京賦前唐中而後太液郭璞注唐塘蕩皆通今吳人呼堤路爲塘

故曰哀莫大于心死乃指出來入西之日萬物比待成功而吾與汝交一臂失之何耶微顏子曰女殆步趨吾所以著而未能著吾所以未著者之者不與化俱蓋是人之所忘吾所不能忘而自存者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百姓不知永吾衆甦天則之方是亦睹者乎否耶倘至乎此又何可以聲音相貌而步趨吾超逸絕塵之天命哉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乾音干慹音蟄然似

然言也謂人嬰
業方寄遷起者
壁東家點擊家
識被髮而乾老
壁西家晴生

常旨曰立下其
衍方旋方來也
知龍如蛇長為
之屈不伸易先
屈以俟盤先一
者蟄曰屈蟄關
起出青皆死歸
來觀世間

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
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
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
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
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
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
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
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
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

[illegible]之宗反闕一句緊向上原[illegible]開口處回頭不覺段段斷落從下問請問遊是到[illegible]難也[illegible]山口寄車勞[illegible]下開影從流中一句一覆終不呼也

猶說且許觀自為禍福亦會存青牛請問遊人得此方否

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于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于隸也貴在于我而不失于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音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

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于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汚濛也議乎其將謂醯雞也

杖曰皆易傳語也寓作背牛水艸以藏龍馬風雲

正曰假託言以消心或假託言以縱遊發此覆否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于

何言以儒服得罪哀公一人曾見丁忘一從而無擇之中庸說相文牘斬浙了發而揚眉翻腋剌刺寫其布彩皆能得已哉

且而口好圖則云似山寸山則云似畫而不在而皆持元浮紙非爲有餘耶筆且衡日靜絕處舜使然不自持誰敢從之謬之

圖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有作方

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于心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音但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儃儃舒閑也舒遂自得之意般礴箕踞之狀羸與裸同此言內足者之神遠也

縱去見人將來
雖礪篠則篠矣
止恐亦兩不出

莊子一書總是
釣奇吞餌隱躍
連累多少因起
吟曰偃向仰笑
頭上立建呼青
與半天爭

文王觀于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鈎莫鈎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顴（音權）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于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音庾）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集由積累皆免天之所鈞始壞深忖斯須學理一循昧然而辭既夜論判高宗卜說築巖釣則劉渠遠之此又深于用畢之奉評人矣信得大雅髓一清洞淵見五老乎河洛大一化爲畏塵不來設熟谷餌

務也。斔斛不敢入于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于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偏朱歸二雖解赤也蒙簡散羣言不黨也不成德不利功名也六斛四斗曰斔斔與庾同

杖曰殷至文王亦非常之變。如此一釣，豈尋常之釣哉？文王之所以為文，固亦循斯須之奇乎。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

[illegible]者笑曰彼非子登高山履危石而射其汗更多于列子幾倍也。

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郎睫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何承天云睒日為眴智按眴即恂睫通。

杖曰揮斥八極御易足二分垂在外爲此不教之射御難。大似參禪到懸崖撒手處始尋遍身汗下。雖然此喻甚奇我常見修塔匠人登九層塔上立定不怵此蓋習之慣熟如走索踏竿而神氣不變。

觀人顏色猜到鼻間栩栩徑寫大書門上都可噴飯。既以與人己愈有錢穴傳燃從來不行道認病無從天識說醫還家氣許乎眞爲鼻間栩栩然不覺奮發成光矣。

豈眞能勘破死生而然哉。正以學道者。非慣熟此生死結交處而無自欺耳。若草草領畧去。他日觸發其機。能不怵然于中乎。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

衣玉箱後見聰其身往來此人想不得規坐羲運來為人也。刻畢訟曰古人善罵者。罵一人則可罵殺天下萬世人亦可罵而天下萬世人所凡罵凡夫殺詞佛罵祖之人卻是雖開闢曰罵佛亂甚易罵凡夫卻難何故佛祖不認識凡夫卻甚不肯

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旣以與人。已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凡國名周公之後。

喻林曰。聖不自聖。與凡夫同。凡可亡耶。楚。楚言見豈足以存存。耶。與存存者。乃存亡之所不到也。

知白守黑之義其化作無為謂狂屈黃帝三先為三節一之讖有識者正可惜雪峰一衆依俟不知黑白。徐文長曰老子守黑莊子生白將謂有特黑耶

問如何是俗諦云一切法皆白如何是真諦云一切法曰黑如何是中諦說一切法不落黑白如何是玄云于綫曰三更日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音賁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于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于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

句如何是鈍漢于立日日午三更浮山遠公黑白未分前一着知何。曰棋盤現在問正下棋時如何。曰看看是先者。虛存以或言不落黑白。或言知白守黑。或言白即是黑。此外一色三蹤否。三問何非三存一答早已離耳。丙南水鑑。轉轉試住。若過趙州冷茶發出。

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女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

宗鏡曰盜跖是含其知見種是離其情識競翫日有用不識為學日益也木落石出為道日損也今不知為學日益又安知為道日損乎

大慧云上士聞道如印印空中士如印水下士如印泥此印無空水泥無異別因上中下士故有差別今欲徑入和印碎碎始得改闢第一句印空第二句印水第三句印泥

洲知。傳。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筆乘云無為謂之真是也以其不言也黃帝之不近也以其言之也此特相與激揚此一大事耳黃帝之于道寔非藏于無為謂也得名經諸菩薩共

得之人无素利因空不泥之何故有妄別今欲聖人和盤得之人精蘊論述始得然則知北遊之三問於昔帝宗有眼者見否錯刻同時不客人轉

論不二法門淨名獨默然無言。意以無言爲至矣
乃舍利弗默然天女不之許也。曰解脫者不內不
外不在兩間。語言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
故無離言語文字說解脫相也。知此則言默一如。
知不知一體。有思有慮亦可以知道。有處有服亦
可以安道。有從有道亦可以得道。何以故思慮盡
空處服无所從亦無從道定非道故耳。
正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非貴氣也。所以
爲氣者何邪。不得已而理之。理因心知。心與理求。
特因事物時位而斷其常變。聖人一眼看徹。故明

此天下一氣中之理。還天下一氣中之物。乘天下一氣之時偽而安天下一氣之本事。好言泯乎泯之至矣故曰以理馭氣之理。卽統理氣之理。只爲世厭平常。故販奇貨者。開此黑豆換人之舖。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大嗇日新。終身不故。舊士好新。何不觀天。

說此齊語未終。欲睡。一欲睡耳。又是無廖。

渾閒中物。盡是鬼門。水上胡盧。仍非活路。靈中轉語。難逃意下。

其來。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根本。可以觀於天。今依補明刻得本。作合依補明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瞳。未有知之貌。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

丹青影于數身
終是鬼家話柄
古人道商量
處見題目進路
昭遊入試場曾
見張生之試場
無大耳我只好
沫鶴看時物笑
間一儿

須臾即為化為
古師頁史非荒
御也如此氣恐
設尺新是怒用
賢金誠理川縱
止好否吐嘗聽
積須更為萬古
一日盡一日之

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古四輔之官也。

乾知坤行。君主相用。丞之對舜如此。可悟政府宰民而并宰其君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

本分使人各盡一日之本分則各盡萬古之本分。聖人沒奈屎溺何。傷心而耗紛之六經三藏。不過經綸屎溺而已矣。實曰。唯妙。杖曰。此論亦高。非莊子淺有所見亦不敢闢此氏語亦幾近吾釋。而其意以爲下愈況則與釋相去甚遠。愿者曰箸斷不至。中曰趙州與侍者文遠食果以關步許食州曰

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跡。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于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音危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于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于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音陰醷物也。雖有壽夭

我是一氣文曰
我此類骨州曰
我是類莫文曰
我是類中真[illegible]
曰[illegible]
[illegible]
中道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illegible]
見快[illegible]
未[illegible]
者塞[illegible]

不形之形形之
不形魂魄將往
乃身從之乃[illegible]
[illegible]
不見[illegible]者言
所以不用以長

但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力果反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音韜墮其天袠音秩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木實曰果草實曰蓏

得其用於矣
曰無乎逃物論
則不至

曰號哉
囊卜哉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溺乃弔反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虛舟曰鄧潛谷標孔子不逃乎物一句此篇曰無乎逃物合觀之妙於物際矣肇論以物各還物謂物不遷空印駁之謂何不言性空為不遷道池復

紛紛無為狂馳
莫常之三身化
為因論義三者
而又攝作兩句
講以金剛三九
折作楞伽變奢

駁空印之論謂物各遷物即是不遷畢曰本無也
實相也際何也法空也緣會也五者一義也何用
駁乎外物辯也係物物不依也
正目物無貴賤法法其天也物有貴賤法位自然
也物有時貴此數變之用也物有常變此聖賢之
等也諸家偏執節相爭矣神明用之寂歷同時客
曰何能如斯答曰一家論然至所統僕
周徧成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常與遊乎無何有
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常相與無為乎澹而靜
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

是何際雜際亡
際後切已發飛
瓜鐵而正在際
之蔡制溪夾
有頂句口狗

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音憑）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監非魁也

虛舟曰物與無物際與無際皆楞伽之百八句雙掃者也金剛三句法華幾寘尚有一着于托何況非生非提耶劉孝標曰藏舟潛徃交臂非謝一息不流忽然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

逆椎將說肝膽
滅鋼正眼將譏
則有回頭覆其
師於晚几杖

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此至之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此去之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爲假矣。而至者豈眞哉。樂廣麈尾确几。與晁公舍取未擧托盤時。有以異乎。先言無常者。以破世之常執。後言常者。以破頑空之斷執也。公孫龍惠施。早貌一斑。而今造爲互換相奪之謬耳。不過十玄門斷不徵易準。此處定爲人惑。

婀音阿荷甘與神農同學于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婀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

而起嚗然放杖而笑如此笑歸心喪有拜者否杖人須拈花曰我亦常如此拈起如意子不過適觸人自倒還自起是者曰嚗

新語有何了義依舊然跟蹤處良久中而歎曰道無問問無應泰園昨夜冬雷響一言藏中形結舌成語極無蠟枯出作膠翁一二三四五不論。切忌備載長身失命。

杖而起。嚗音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移音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于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乎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

藏一曰道無問問無應大家吹滅府中許長得其形別嫌伏飲家家共物出下得先物也太照當然藏天下不一其能不同其中法依法依是物然中面歎法中齊首中逸義素情問無窮只在代明錯行中亦知乃知向上長上乘者譯。

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正曰。王仲祖劉眞長造殷中軍談。談竟去。劉曰。淵

世尊見二人辯
衛道問是甚麼
二人曰佛只一
切都落也不識
世尊曰也須問
過。

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由此觀之。以傲言博趣爲名家。莫盛於此時矣。才人高人。不覺入其中者。爲其引人入勝地也。古德曰。若有定法可得。士亦難消。猶不了耶。東坡所謂隱形設械。推墮洸洋。非漆吏偷耶。莊生已歎倍譎謑髁。火馳不反。日出多僞矣。妍亦知其如是。而且如是。以卮曼窮年耶。須是其人。是其脉。

叙五曰。藏罕于雅。而隨民日用。抱蜀不言。而論事宏詳。此聖人之一貫也。刪辯訂。爲衆人汰。孫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何從識之。莊生亦自曰。知道易。

鹿門不會賞玉句類殺于字類時史其化句斜賞玉句折倒于人覺深入深羅而總數珍珠一二嘲不作一唱用試除兩路晉挑此三玄三要關時呼人或見非去之滓宅與鬼亦是莊生之嘲

勿言難然如隱居放言。噤口不在所含其可知。而欲窮人以不可知。又窮人以不許共知而辭止於不知。連環巧閉。而又云周鼎鑄倕啣指又更巧矣。

然而棘端沭猴窺日画策故是屠龍之伎

光耀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耀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耀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及為無有矣。當是無無。

正曰光耀者明也無有者神也物格而以物佑神

無有所不用孟萱紀捶鉤有守東生兩落不失毫芒

物郎神矣無亦無矣此知神明一貫者直下逍遙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大馬大司馬也江東三魏之間謂鍛爲捶鉤劍名

輪子陽謂其手曰良工濟乎矩墨之中矩墨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道父以治馬醫皆以治病因材而各自取焉前一節尤歸問於無有此言所以巧所以有道者正長得其用於有守也

古對今三字都无古今道是當今昭然昧然者誰昭然態只道一顆孤一孤光一個懸日昇光故奇只在手揉兒孫得力補文從來不出門戶此一語昭然昧然原非影響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耶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郭曰仲尼言天地常存虛心待命斯神受也思求則更致不了故自古無未有之時也子孫言世世無極也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無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爲先物而陰陽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爲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爲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無已者亦取於自爾故恩流万代而不廢也

從前山不昧固體之仁各得其所之義數陰久矣今以根枝餘物盡作全體斷後續而入實試看看变得斷枝代靜隱根而求其枝中之仁矣將此變一枝而枝之乎知其種之中一粒發萌謂之不仁就信得及者也既樹全樹全仁而從非同穀不背體含裹何耶分此全樹別無體中之仁對核各分枝生花發既生

故曰聖人見幾于未發之先乃能順理于已成之後故示上根以危微未兆示中根以隱見初分示下根以善惡已變物格知至又何物能逃于原始反終之故哉

集云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所以生天地者知所以生天地者則未有天地猶今而已一畫以前萬象歷然一畫以後萬理寂然寂歷同時之家惟在子孫善理其家事而已明物之自然而物之則即天之則也原物還物是謂不定知其本定而不致是謂不起一念

至于培灌之用根之主明矣而實爲其輪何耶向日法非道而法生道下生于爲上生父母誰能拾及此耶今且禾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非是發身爲本之本有脉然而疑者吾少頃又曰修身之本即末發之大本有照來而長得其用者吾則猶皆照今時予何不看非予兩出何物出不得先物也已身現在莫測影示

鼎薪曰禾苗夫也禾根本也此驅本末也淺論之苗末而根亦末也禾之種乃大本也猶言天地未分前也種入土生芽而種已爛不可得矣是上發禾苗下生禾根而全禾即全種全末即全本也是已分後之天地即未分前之天地猶畫後之易即畫前之易也此窮本末也猶顯覺兩截之所謂物出不得先物也聖人與民同患而詩詩者耕田芸艸灌水除蟲自盡其人事耳豈曰全末即全本而委之天乎生理在生氣中貫泥關通顯密寂歷同時不動絲毫此救人之慚不知而聖人神明微

深本畢也哀又繼之人生無窮從問哭已哀嘗不能禦不能止此迷難免引衆人自有免法日何法曰撐持論者讀

邑山曰見花堂之鳴鳴鳥喜之動哭皆至性也是至樂也今人見不哭見哭者又爲越而笑之矣照者曰鑑高峰曰既是迷摺路也人法保還來無話者又是所事無言曰發

眥者也綠忽隙騑便失千里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齏也而況今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

快書曰古人務截引書從淺深人強作淺語今人務以前故淺人淺作深語惡者曰繁

杖人征李孔白問空有斷頭問夕可者杖人稱知意曰聞麼衆默然曰且聽一喻有客舉玉杯而墜破者客失色主人拾然客默其高主人曰此觀玉盃也客曰終道不驚也來光斷破了也更試其損玉盃有下人口方撲

直謂物逆旅耳。未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知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廣化處也聲叢務也傷乎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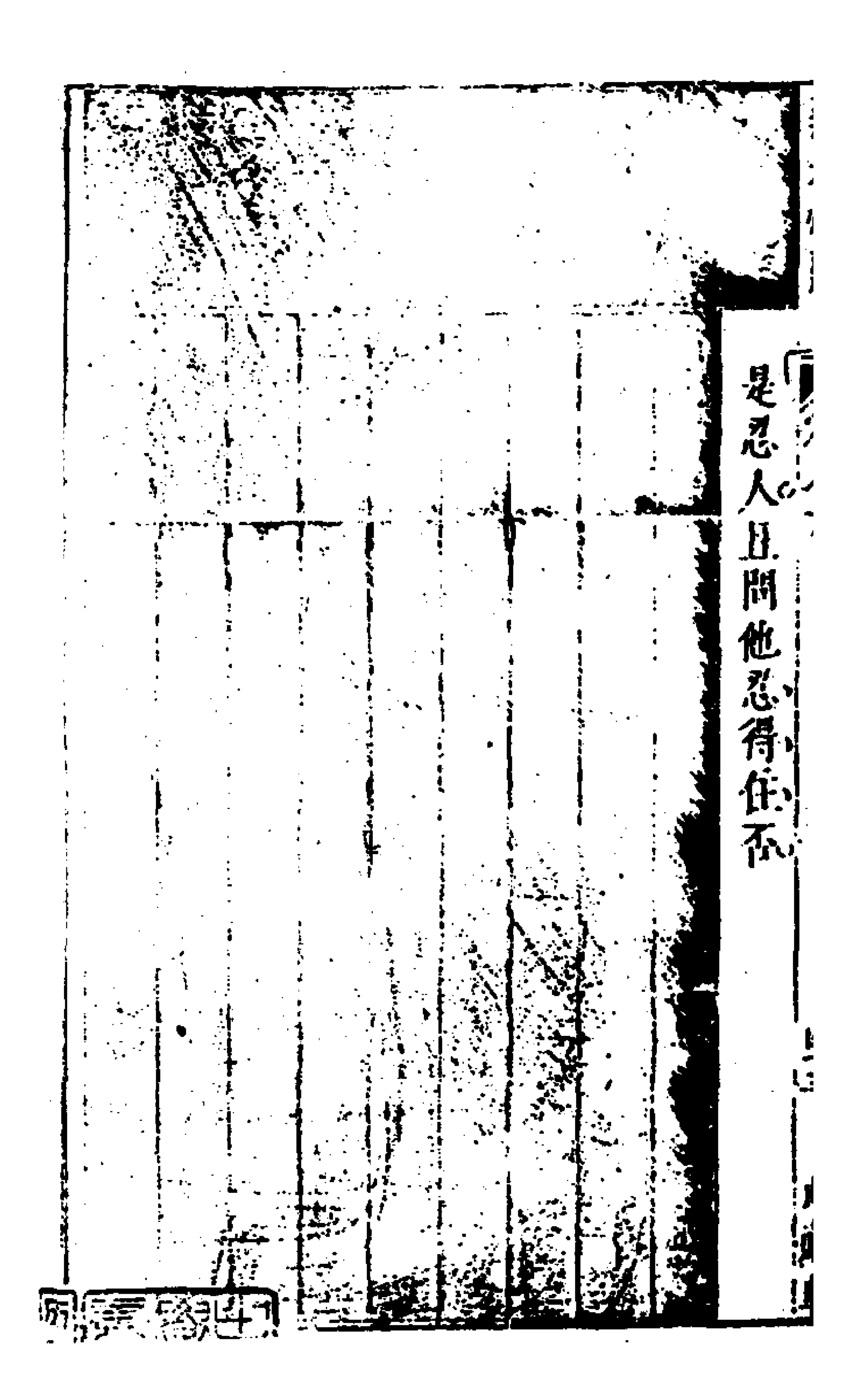
衞評曰。使其言必窮于問。使其謀必愧于知。使其說必窮于辯。是莊之巧乎。

心易曰。生必如晝夜。有何不了。必固可怕。怕亦要必所貴乎人者。當盡人之職耳。時然後言。不必去言。當為者為。不必去為。曾知舜蹈王蹈之謂無為乎。曾知風吹六籟之謂無言乎。曾知各安生理之

潤含生適性乎。誤世收斂。豈論淺深。關余曰。彼淺談不可知。而多方談之者。亦一天地間之一種生理乎哉。彼亦自磨自鑿。以自傷已耳。既已大家磨磋。不妨同遊。

杖曰。至言去言。至爲去爲。若不多方畫奪之。安能放下而自覺乎。杜工部曰。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若無欲覺。雖每日聞鐘。誰發深省乎。曾子開唯門人不覺。如杏仁在核中。未有發揮之力。其仁中之根榦花果。皆隱藏未現也。佛稱爲惜無生法忍。忍者仁也。藏也。太極含二五之純粹精也。無生亦

隨時其玉玉已儼然宣歡矣乃稍不自不矣聊耳。忍者日豐。張大復只激求有植而悲其繫也。了日猶能化食不煩勞連。了是人平翦之夫植之一害化果有其德承爲實稍計可求世之不務實學而日日至言去言至爲去爲者。其去實稍幾何忍者曰發。



是忍人且問他忍得住不